

随笔

# 儿子长大了

王建章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儿子真是长大了。今年五月份我夫人出了交通事故，他打电话告诉我：“爸爸，我知道妈妈住了医院，我跑到自己的房里哭了。”这次暑假他一回，抱住妈妈就问：“妈妈，你的腿好了吗？”一声问候，妈妈就泪流满面了，哽咽着说：“谢谢宝贝，这次妈妈不能给你做好吃的也不能带你出去玩。”儿子却说：“爸爸做的饭也好吃。”说得我也跟着掉泪了。第二天，他要我给他找个本子写日记，而且在本子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宝宝写给爸爸妈妈的日记”。他在第一篇日记里是这样写的：“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爸爸、妈妈、奶奶我回来了！我以后回来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个礼物，给妈妈发一个拐杖，给爸爸发一个电脑，给奶奶发一个小凳子，你们好好的用。我爱你们。”这里的“拐杖”“电脑”“小凳子”因为不会写，他都是画的图。在7月18日的日记他写道：“爸爸，你为什么说我可怜，我一点都不可怜（怜），只是我气了妈妈以后你们都批评我，我才可怜（怜）。爸爸，我以后走了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不然的话妈妈又出事了，又花钱，又又花钱，又又又花钱……再见。”在7月19日的日记写的是：“妈妈，我除了叫爸爸好好照顾你，你也要好好照顾你，如果你照顾不好，你就不玩电脑，你要天天练习照顾自己。妈妈我爱你们。”在7月25日的日记里竟然奇怪地写道：“爸爸，妈妈，我想去Aiji（埃及）国，好不好，我

会有点儿怕的，你们可不可以和我一起作（坐）飞机吗，好不好，爸爸妈妈。”这就是他的日记，这就是一个六岁半的孩子的思维和对文字的运用！我的儿子真是长大了。但是，有一点他还没有长大，这就是与我们分别时还是那撕心裂肺地哭。8月20日他要乘火车回广东。在这之前只要说让他走，他就说：“打死我也不走，我要在郑州读书。”在走的前一晚上，他说：“明天，我的任务就是睡觉，睡一天，不起床！”他是想用睡觉躲过去。前来接他的爸爸却说：“那我也没办法把你带走。”他一看这一招不灵，就说：“那要郑州爸爸和我一起走。”我马上答应：“可以。”在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一直紧紧牵着我的手，生怕我半路溜了。到了车站他突然问我：“爸爸，你走后谁陪妈妈，谁给他做饭？”我说：“爸爸已经找好人陪妈妈了。”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上了火车。上了车以后，我趁几个人挡住我的机会，立马下了车。我听见他问：“爸爸哪去了？”爸爸说：“去厕所了。”可是当他在车窗见到我时，就大哭着往车门跑去，他爸爸快步把他抓住又拖回车厢。他于是拍着车窗放声大哭，他哭着说：“爸爸我要回去！爸爸我要回去！”每一声呼唤都揪着我灵魂，每一次拍击都撞得我心痛！我泪流满面。这不是他没长大，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我父子之情在，不管他长得多大我变得多老，都是声如斯，泪如斯，场面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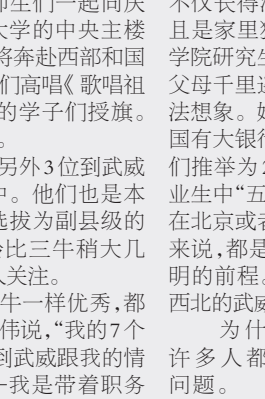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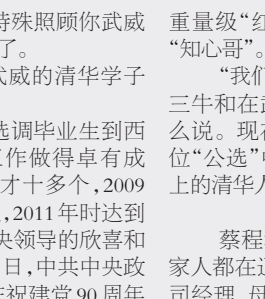
“这不算难事。但当时已经五六月份，时间上有些晚了。”孙伟说。  
“我不管这个，你得完成任务，哪怕带一个！”火荣贵的脾气上来了。  
孙伟笑笑，只得立即返回母校。孙伟找到学校有关部门，经商量由他自己去毕业生中“游说”。老团委书记出面，一个顶一。“孙老师，我们愿意跟你到甘肃、到武威去！请你讲讲那边的情况……”同学们围着孙伟，半是好奇，半是崇拜地听他讲甘肃、讲武威、讲自己。  
“后来有5个人报名要到武威，到省里时被挖走了2个。”孙伟带着剩下的3个“师弟”回到武威时，火荣贵高兴得直嚷嚷：“行，孙伟你今天带回3名同学，就算你又完成了3个大项目，给你记一功！”  
第二年即2011年，火荣贵书记让孙伟“早下手”。这一年孙伟就早早回到母校。清华校方也因孙伟本人当过学校团委副书记的背景和率先垂范到西部工作的榜样力量，请他给毕业生作了一次讲演。这一年有14名同学报名到甘肃，最后校方和省里决定给武威4名。  
武威的火荣贵书记知道后，给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说你们不够意思，我们孙伟“谈的项目”，你们怎么可以弄到其他地方落户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笑着回答他：给4个算特殊照顾你武威了。火荣贵再也不说了。  
这一年4个到武威的清华学子中就有焦三牛。

“这不算难事。但当时已经五六月份，时间上有些晚了。”孙伟说。  
“我不管这个，你得完成任务，哪怕带一个！”火荣贵的脾气上来了。  
孙伟笑笑，只得立即返回母校。孙伟找到学校有关部门，经商量由他自己去毕业生中“游说”。老团委书记出面，一个顶一。“孙老师，我们愿意跟你到甘肃、到武威去！请你讲讲那边的情况……”同学们围着孙伟，半是好奇，半是崇拜地听他讲甘肃、讲武威、讲自己。  
“后来有5个人报名要到武威，到省里时被挖走了2个。”孙伟带着剩下的3个“师弟”回到武威时，火荣贵高兴得直嚷嚷：“行，孙伟你今天带回3名同学，就算你又完成了3个大项目，给你记一功！”  
第二年即2011年，火荣贵书记让孙伟“早下手”。这一年孙伟就早早回到母校。清华校方也因孙伟本人当过学校团委副书记的背景和率先垂范到西部工作的榜样力量，请他给毕业生作了一次讲演。这一年有14名同学报名到甘肃，最后校方和省里决定给武威4名。  
武威的火荣贵书记知道后，给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说你们不够意思，我们孙伟“谈的项目”，你们怎么可以弄到其他地方落户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笑着回答他：给4个算特殊照顾你武威了。火荣贵再也不说了。  
这一年4个到武威的清华学子中就有焦三牛。  
清华大学连年选调毕业生到西部、到艰苦地区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2008年刚开始时才有10多个，2009年46人，2010年45人，2011年时达到100人。这事引起中央领导的欣喜和关注。201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来到清华，与师生们一起同庆党的生日。在清华大学的中央主楼前，李长春与百名即将奔赴西部和国家重点行业的毕业生们同唱《歌唱祖国》，并亲自给出征的学子们授旗。当时的场景十分感人。  
那天，焦三牛和另外3位到武威的清华校友就在其中。他们也是本次武威“公选”中被选拔为副县级的干部，只是因为年龄比三牛稍大几岁，故而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其实我们与三牛一样优秀，都是清华人的骄傲。”孙伟说，“我的7个清华师弟师妹，他们到武威跟我的情况还有点不一样——我是带着职务



“公选”时我不在武威，但知道我的7位师弟师妹都参加考试并有先垂范到西部工作的榜样力量，请他给毕业生作了一次讲演。这一年有14名同学报名到甘肃，最后校方和省里决定给武威4名。  
武威的火荣贵书记知道后，给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说你们不够意思，我们孙伟“谈的项目”，你们怎么可以弄到其他地方落户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笑着回答他：给4个算特殊照顾你武威了。火荣贵再也不说了。  
这一年4个到武威的清华学子中就有焦三牛。  
清华大学连年选调毕业生到西部、到艰苦地区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2008年刚开始时才有10多个，2009年46人，2010年45人，2011年时达到100人。这事引起中央领导的欣喜和关注。201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来到清华，与师生们一起同庆党的生日。在清华大学的中央主楼前，李长春与百名即将奔赴西部和国家重点行业的毕业生们同唱《歌唱祖国》，并亲自给出征的学子们授旗。当时的场景十分感人。  
那天，焦三牛和另外3位到武威的清华校友就在其中。他们也是本次武威“公选”中被选拔为副县级的干部，只是因为年龄比三牛稍大几岁，故而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其实我们与三牛一样优秀，都是清华人的骄傲。”孙伟说，“我的7个清华师弟师妹，他们到武威跟我的情况还有点不一样——我是带着职务

重量级“红娘”，又是清华校友们的“知心哥”。  
“我们都受过孙伟师兄的影响。”三牛和在武威的清华学子们个个这么讲。现在他们该认识一下其他几位“公选”中同样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清华人了吧——  
蔡程程，女，1986年10月出生。家人都在辽宁锦州市，父亲是一个公司经理，母亲是律师。25岁的程程，不仅长得清秀漂亮，又有良好气质，且是家里独生女。这么一个清华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姑娘，独自来到离家千里遥远的大西北工作，让人无法想象。她在毕业后，就被北京一家国有大银行看中，因而还一度被同学们推举为2011年清华法学院应届毕业生中“五大高薪被聘女生”之一，留在北京或者回到父母身边，对蔡程程来说，都是优越的、温暖的和充满光明的前程。然而蔡程程选择了到大西北的武威……  
为什么？这是我和许多人都想向她提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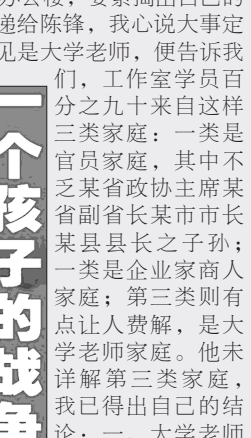
“公选”时我不在武威，但知道我的7位师弟师妹都参加考试并有先垂范到西部工作的榜样力量，请他给毕业生作了一次讲演。这一年有14名同学报名到甘肃，最后校方和省里决定给武威4名。  
武威的火荣贵书记知道后，给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说你们不够意思，我们孙伟“谈的项目”，你们怎么可以弄到其他地方落户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笑着回答他：给4个算特殊照顾你武威了。火荣贵再也不说了。  
这一年4个到武威的清华学子中就有焦三牛。  
清华大学连年选调毕业生到西部、到艰苦地区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2008年刚开始时才有10多个，2009年46人，2010年45人，2011年时达到100人。这事引起中央领导的欣喜和关注。201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来到清华，与师生们一起同庆党的生日。在清华大学的中央主楼前，李长春与百名即将奔赴西部和国家重点行业的毕业生们同唱《歌唱祖国》，并亲自给出征的学子们授旗。当时的场景十分感人。  
那天，焦三牛和另外3位到武威的清华校友就在其中。他们也是本次武威“公选”中被选拔为副县级的干部，只是因为年龄比三牛稍大几岁，故而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其实我们与三牛一样优秀，都是清华人的骄傲。”孙伟说，“我的7个清华师弟师妹，他们到武威跟我的情况还有点不一样——我是带着职务

## 连载

天哪，这也是儿子！这样的儿子，这样的90后，这样的话语，真叫人万箭穿心！纵是天才作家，也虚构不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语言！我们的家庭教育怎么走到了如此绝境？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母女关系，为何罔顾亲情，人伦颠覆，恶化到如此的地步！  
2月18日过春节，春节一过儿子就要开学了。2月8日上午，我提前返回武汉。  
晏紫听完我的介绍和建议以及我对三纵的观察感受，惊得魂都不在了。她没有马上反对，也不表态赞成。她又说到儿子，说他考全班倒数第三依然无所谓，照睡照玩照钱去买鞋子买鞋子，我不给，他就不满。  
只不过了一天，晏紫说她要亲自去宜昌看看。虽然只一天，在晏紫这一天长于一年。  
2月12日，我和晏紫送儿子到汉口火车站回郑州过年。  
2月13日，我和晏紫坐长途汽车去宜昌，傍晚时分到达三纵。一进大门，晏紫就被眼前的情景定住了：雨中，男女学员列队绕场跑，边跑边喊口号，脚泡在水中，半截裤腿全是湿的，管带不叫停他们就停不停地跑下去。晏紫的眼泪涌了出来，自言自语道：“他们……不冷吗？”  
晏紫不急着去办公楼，直接去了右的食堂。食堂这时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小男孩孤零零地站在桌边，手里捧着一只不锈钢碗。晏紫走过去，一看碗里吃剩的简单的饭菜，她的眼泪又出来了。她问他多大了，他说12岁。晏紫又忍不住说，他不最小嘛，还有比他更小的，只有9岁。  
9岁，12岁，晏紫难以面对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和好孩子一样，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还有戒尺、都要和好孩子一起去走那二千里路。眼前的情景，以及其他情景的想象，猛烈撞击晏紫的母性母爱，她泉涌般的泪水，一半是流给儿子的。

“公选”时我不在武威，但知道我的7位师弟师妹都参加考试并有先垂范到西部工作的榜样力量，请他给毕业生作了一次讲演。这一年有14名同学报名到甘肃，最后校方和省里决定给武威4名。  
武威的火荣贵书记知道后，给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说你们不够意思，我们孙伟“谈的项目”，你们怎么可以弄到其他地方落户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笑着回答他：给4个算特殊照顾你武威了。火荣贵再也不说了。  
这一年4个到武威的清华学子中就有焦三牛。  
清华大学连年选调毕业生到西部、到艰苦地区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2008年刚开始时才有10多个，2009年46人，2010年45人，2011年时达到100人。这事引起中央领导的欣喜和关注。201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来到清华，与师生们一起同庆党的生日。在清华大学的中央主楼前，李长春与百名即将奔赴西部和国家重点行业的毕业生们同唱《歌唱祖国》，并亲自给出征的学子们授旗。当时的场景十分感人。  
那天，焦三牛和另外3位到武威的清华校友就在其中。他们也是本次武威“公选”中被选拔为副县级的干部，只是因为年龄比三牛稍大几岁，故而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其实我们与三牛一样优秀，都是清华人的骄傲。”孙伟说，“我的7个清华师弟师妹，他们到武威跟我的情况还有点不一样——我是带着职务

们，工作室学员百分之九十来自这样三类家庭：一类是官员家庭，其中不乏某省政协主席某省副省长某市长某县长之子；一类是企业家商人家庭；第三类则有点让人费解，是大学老师家庭。他未详解前三类家庭，我已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大学老师家庭与一般大学老师家庭相比，对孩子的要求要高一些，比较难以容忍孩子的不良习性和不爱学习；二、大学老师经济条件相对充裕，他们有能力支付一年四万半年两万的高额费用。一般家庭的孩子来得少，不是家长不想送孩子来，除了信息闭塞，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只能眼看着孩子一味地沉沦。  
当晚夜宿宜昌，我请来了朋友陈文杰。他也是武汉知青，后在宜昌安家立业，是一家企业的总经理。那晚我们商量后，将时间定在2月25日（正月初八），届时他的司机叶军开车到汉口火车站接儿子。  
返汉的当晚，我写了给儿子的“入营信”。在这第一封“父子书”的最后我写道：  
两年后你18岁，成年了。我不希望那时候的你仍然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两年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你和我们了。你能尽快转变，你就能尽快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假如依然故我，我们将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到时候你自谋生路吧。



我们见了陈锋。晏紫要求看学员宿舍。宿舍虽简陋，但干净整洁，充满令人心悦的军营风貌。被子叠成正方形，线条刀削一般，八个角棱角分明，军大衣也折出形状，一丝不苟覆盖其上。床单看不到一点皱褶。床下的拖鞋布鞋运动鞋鞋尖朝外并排成一排，全在一条直线上。毛巾四角对齐挂在挂架上，毛巾与毛巾既不重叠又不歪斜扭



### 闲话堂记

## 明代的俑

张健莹  
明代的丧葬已经很少用明器陪葬了，据说现已出土的有少量的文官、武士、奏乐俑，有虎、狮、羊、马动物俑。这些我们都无缘看到，我收藏到的是山西一带出土的十二生肖俑。

生肖俑一组12个，我只收到两个。图上是老鼠生肖俑，加上底座有36厘米高，小老鼠趴在人的肩膀上，老鼠的形体太小，看不到什么神采，只凭尖嘴长尾判定它的身份。老鼠附着的，看不出任何个性，头上有顶高高的帽子，脸倒是十分清秀，双耳不及肩部，也足够长。两手在胸前腹前像握着什么。整体上看他几乎没有表情，可是你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他身材合乎比例，也算匀称，上身穿绿坎肩，下身着黄裙子，这种颜色就是明三彩。  
可就是看不出他的活力他的神采他的生动。形似是，形是了，缺了神似，神是。就是那明三彩，也就是直直的绿，浓浓的黄，只是因为有了这种涂釉显示这种颜色而已。想想唐三彩，那是何等等的亮丽，像是颜色的自然流淌，边沿沿沿，颜色杂陈，妙不可言。一件唐三彩，就是经历千年沧桑，再看它还是流光溢彩，华丽雍容。

怨谁呢？谁也不能怨。明陶器到了明朝气数快要尽了，谁也挽回不了。没有人用明陶器做殉葬品了，谁还会想起重操旧业再造陶俑呢？  
造陶俑的手艺还是留下了，作为雕塑，留在泥塑中留在石刻中。就是当下，我还在河南浚县见过民间艺人捏的泥咕咕和当年的十二生肖一摸一样呢。那不是这样的生肖，是头像用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身上穿着也是明代的服饰。

### 郑州地理

## 石柱岗

许海龙  
石柱岗村位于荥阳市豫龙镇东南中原西路旁，村由石柱而得名。  
石柱立于明代，是为朱氏宗族而立的经幢。石柱高六米多，上下由座底、六棱柱和柱冠三大部分组成。座底高1.5米，也分为三部分：下为四块梯形石组合，中为刻有五个怪兽之首的圆形石墩，上为一个石莲花花瓣。六棱柱高约2.6米，八棱八面，意喻四通八达。北面刻有“朱氏宗族图记”六个大字，西北、东北面均无字，其余五面均刻有经文。由于时代久远，风吹雨打，经文斑斑驳驳，已辨认不清。柱冠犹如云南少数民族的冠帽，柱冠正上方又立有一小四棱柱，四面均刻有浮雕，小四棱柱上方有八角石亭，石亭四层，从下往上，一层比一层小。  
从残缺不全的经文中可依稀辨出，朱氏家族排行第八的兄弟“家富足财”，享誉周边，使朱氏家族“实吾家之幸事也”。纵观十多层石柱，上下竟没用一钉一铆，而是用暗石榫阴阳相扣。想想几百年前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工匠们是怎样把这数千斤笨重的石块叠放起来的。值得推敲的还有这座“朱氏宗族图记”石柱立起后，村里后来竟没一户朱姓人家，而成了多为孙姓的村庄。听村里老人讲，柱冠最上面还有一个碗状的“夜明珠”，夜晚发光，照亮四方。不过，这“夜明珠”早被盗贼窃走，现上边还有一个放置“夜明珠”的空位置，到底有无“夜明珠”不得而知，也算是给后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悬念”。今日石柱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权作是镇村之宝，任凭数百年来风吹雨打，日晒雷击，仍与世无争，护村佑庄，巍然屹立在荒野村外。

### 新书架

张发奎 王莹  
本书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大量敏感人事隐秘，他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传中不仅叙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及不同时期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更道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秘密，比较了他眼中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词锋极为犀利。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汪精卫等的批评，都直言不讳。

###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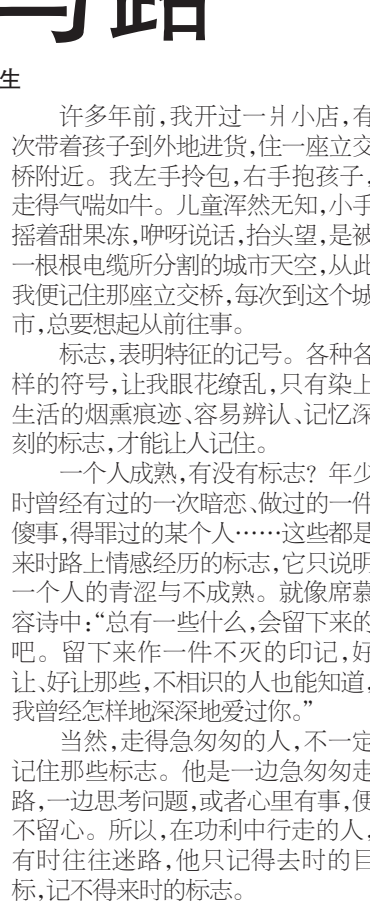
## 标志与路

王太生

许多年前，我开过一爿小店，有次带着孩子到外地进货，住一座立交桥附近。我左手拎包，右手抱孩子，走得气喘如牛。儿童浑然无知，小手摇着甜果冻，唧唧说话，抬头望，是被一根根电缆所分割的城市天空，从此我便记住那座立交桥，每次到这个城市，总要想起从前往事。  
标志，表明特征的记号。各种各样的符号，让我眼花缭乱，只有染上生活的烟熏痕迹、容易辨认、记忆深刻的标志，才能让人记住。  
一个人成熟，有没有标志？年少时曾经有过的一次暗恋、做过的一件傻事、得罪过的某个人……这些都是来时路上情感经历的标志，它只说明一个人的青涩与不成熟。就像席慕容诗中：“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时候，成为参照的坐标。路过的人，往往还容易记住路边慢悠悠的小酒馆，补胎修拉链打哈欠的人、嘈杂的菜场，这些也都是平民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有些标志，别人不容易觉察，只是在你心中留有标志。某个深夜，当情感潮水上涨时，那搁置沙滩已久的小木船，随波左右摇晃，我还会想起。

### 时间的肖像（之一）

贝斯 摄影



时间的肖像（之一） 贝斯 摄影